

学术争鸣

中医哲学的元创与特色

刘长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中医哲学以时间为本位, 从大化流行、天地气交演生万物的角度看世界, 这就决定了一是由于坚持自然整体观, 中医学与哲学必定保持特殊密切联系; 二是中医哲学是世界哲学独立的一元, 与以空间为本位的西方哲学有本质区别, 不可拿西方哲学的概念来框套; 三是中医学是现象层面的医学, 其使命是寻找生命现象层面的规律。中医学无论怎样创新, 其本位不可离“象”; 反之, 只要本位不离开“象”, 什么先进方法都可以使用。

关键词: 中医哲学; 西方哲学; 系统哲学

中图分类号: R 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68X(2015)03-0005-04

DOI: 10.13424/j.cnki.jsctcm.2015.03.002

The Originality and Characteristic of TCM Philosophy

LIU Changlin

(Philosophy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A TCM philosophy, a time-based philosophy, looks at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onstant movements and changes of the universe itself, and the evolution of all things due to close communion among the heaven, earth and qi. Firstly, consisting with the outlook of overall nature, the TCM philosophy must keep in close, special contact with the philosophy. Secondly,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space standard, the TCM philosophy, unique in the world philosophies, can not be mechanically applied with the concepts of western philosophy. Thirdly, Chinese medicine, lying in the phenomenon level, aims to discover the regularities of biological phenomena. Therefore, the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henomenon regardless of any innovation; conversely only inseparable from the “phenomena”, can every advanced methods be used by it.

Keywords TCM philosophy; western philosophy; systematic philosophy

中医哲学是世界哲学独立的一元, 本质上就是中华传统哲学, 主要是易、道、儒哲学在医学领域的运用。百年医史表明, 唯有弄清中医哲学的元创与特色, 才能从理论上确认中医学的本质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1 中医学与哲学的特殊关系

中医学有很强的哲学性, 甚至有人主张将中医学视为一种哲学。这明显地表现在阴阳、五行和气的理论上。它们既是中华哲学的重要范畴, 同时又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两千多年来, 它们

支撑中医学术的发展, 指导中医临床, 使中医学成长为一个内容极为丰富, 具有自己独特优点的庞大医疗体系。

在阴阳五行和气的理论中, 充分体现着中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路径。这种思维方式和认识路径又通过这些理论, 渗透到中医学的各个方面。从古至今, 中医学与哲学有特别紧密的关系, 甚至有些内容相互交错, 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事实。

其实, 科学与哲学有联系, 是普遍的、必然的。无论什么科学, 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某种哲

* 作者简介: 刘长林,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哲学。主要著作有《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中国系统思维》《中国象科学观》《周易的健康哲学》。

学的导引和约制。在这一点上,东方和西方,过去和现在皆如此。而且,西方古代与东方一样,也曾有过哲学与原始科学混融在一起的时期。但是后来,西方的各门具体科学陆续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知识系统,从此与哲学划清学科界限,在理论和概念上不再纠缠不清。

应当说,中华古代的哲学与科学也走过从混融到逐步分离的过程。至迟到西周,医学已成为独立的知识系统。但是中医学至今仍保留着阴阳、五行、气等概念而与哲学相贯,这一点与西医和西方科学却很不相同。有人据此认为,中医学始终没有摆脱古代学术的朴素性,仍然停留在前科学的阶段。中医学要现代化,要成为科学,就必须与哲学彻底分离,甩掉那些哲学范畴。

这种主张看上去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是一概以西方学术为模范而忽略了中医学和中华哲学的特点。

概略地说,中华哲学是自然整体哲学,中医学是自然整体医学。中华哲学和中医学所坚持的整体是完全的本始的整体,是自然的演生的整体,是时间性的整体,故特称自然整体。而西方哲学和西医学构建的整体,是分解后再合成的非自然本始的整体,是空间性的整体。

自然整体观从大化流行、天地气交演生万物与人的角度看世界,发现天地整体会将自身的基本特性赋予作为世界之局部的万物与人,并制导万物与人的生化,故自然整体观强调部分由整体生出,整体决定局部,因而主张“以大观小”,即从整体看局部。这样做,就是把事物放在自然整体的联系之中加以观察,从而能够揭示事物内部和外部的自然整体关系。为了全面贯彻这一原则,揭示事物(包括人)与天地万物的整体联系,说明事物内外如何受到外部大环境的决定和影响,就必须运用一些自然整体观的哲学范畴居高临下地来考察事物。阴阳五行理论对事物进行整体归类,就体现了从天地自然整体看局部的原则。

由于自然整体是自然状态下(非人工控制)的整体,其自身内部及与天地万物保持着天然的生化联系,因此自然整体有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全息”。意思是,整体的每一局部都蕴含着该整体及相关天地大环境的全部信息。基于这种观点,中华哲学和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小宇宙,人身上的基本特性与生出人的天地大环境有对应关系,可以相互参照。

关于这一点,张介宾《类经附翼·医易义》说:

“人身小天地,真无一毫之相间矣。今夫天地之理具乎易,而身心之理独不具乎易乎?矧天地之易,外易也;身心之易,内易也……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也,医而不易,其何以行之哉?”^[1]“易”指《周易》之易,即自然变易及变易之理。天地之易与身心之易有一致性,所以可以也应当运用天地之易来沟通医道。天人相应、医易相通,并不是由于中医学和中华哲学朴素、幼稚,而是因为它们建立在自然整体观的基础之上,是自然整体观引出的结果。

阴阳五行一类的哲学范畴概括的是天地自然整体,所以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广普性,但它们与西方哲学范畴不同。它们不是抽象范畴,而是意象范畴。它们的功能不在于像西方哲学范畴那样,代表某种严格固定的高度一般的共性,而是以某种具体的动态性能作为归类标准。凡具有该种具体的动态性能的事物就以其自身之全部归属于那一类。如阳主动,阴主静,木主生发,水主润下等。于是在一个规定的范围内,具有主动性能的事物即以其全身归于阳类,具有主静性能的事物即以其全身归于阴类,具有生发性能的事物则以其全身归于木类,而阴阳之间又有互根关系,五行之间又有相生相克关系,等等。因此,阴阳五行一类的整体性哲学范畴不仅适用于天地大宇宙,同时也适用于人身小宇宙。由于它们所规定的是某种具体的动态性能,所以它们无论应用于天地大宇宙,还是人身小宇宙,都能说明事物之间一定的具体关系。而且,由于事物是以其自身之全部归属于那一类,因此,被归属的那些具体事物的特殊性自然也就融入并体现在阴阳五行诸范畴之中。

这样,就使得阴阳五行一类的哲学范畴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它们能概括天地万物,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容纳性,因而无愧为哲学范畴;另一方面,当它们运用于具体事物时,它们又能显示和包容该种具体事物的特殊的整体关系,成为该种事物之具体知识系统的组成部分。于是,通过这些范畴,还可以将那些具体事物与天地整体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对事物真正完全的自然的整体观察。

西方传统从空间角度看世界,故天地万物是相互并列、各自独立的存在,其哲学范畴只能以其高度抽象来概括世界、联系万物。这样的哲学范畴当然也可以应用于具体事物,但是这种范畴无论应用到什么地方,都只代表一种严格固定的内容极为空疏的抽象共性,而不涉及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不能说明具体事物的具体规律。因此,西

方哲学与具体科学相分离,划清界限,是认识发展的必然走向。

可见,自古以来中医学与中华哲学之间特殊紧密的关系并不是缺点,不是原始朴素,而是自然整体医学和自然整体哲学的特点。未来无论如何发展,只要不离开以时间为本位的自然整体路线,中医学与哲学的这种特殊联系就会永远存在。

2 用西方哲学框套中医哲学不可取

用西方哲学框套中医哲学,实质上也就是用西方哲学框套中华传统哲学。此种作法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上个世纪50-70年代达到高峰。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应当提倡,但在认识上要中西文化平等,这样才有可能弄清楚究竟哪些是真正的同点,哪些是各自的特点,并给出正确评价。否则,就很容易以一种哲学为标准,而让另一种哲学来屈从。

以西方哲学框套中医哲学,拙见以为至少有两点十分突出:一是判定元气论属于唯物论;二是将阴阳视为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形式,故合于辩证法。这些说法似是而非,给中医学的发展带来了很深的负面影响。

视元气论为唯物论,这种观点来自哲学界。其实,中华气概念与西方物质概念存在本质性的差别。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气”概念做必要的澄清。在中华古代文献中,“气”有很多用法,但作为存在最终是两种:一是有形之气,一是无形之气。有形之气即今天我们所说的气态物质,如云气、水气、大气等。无形之气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实在,它们“其细无内,其大无外”,只能由人的“心”与之相通,故《管子·内业》曰:“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2]作为宇宙本原之气,应当是指后者。中医学所说的生命之源,也是指无形之气。而无形之气又大致分两个层次:太极元气没有任何规定性,为无名无形;元气分化而有了某种规定性,但仍保持无形状态,则为有名无形,如“且夫阴阳者,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重要的是,无论有名无名,皆无形。

西方唯物论主张的实在,即物质,都在有形的范围之内。大约19世纪以前的唯物论哲学,总是把物质同某种特定的物质形体(结构)捆绑在一起。后来人们认识到,任何物质形体,即使像原子结构也不是绝对的、最后的,物质形体是变化的、多样的。于是20世纪的某些唯物论者不再把物质概念固化为某种物质结构,而将物质定义为仅仅

是“客观实在”,其基本品性是不依赖于人的感觉而存在,能够被人的感觉所反映。这样的物质概念尽管不受物质结构形态的束缚,但它依然强调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强调感觉、意识反映客观物质存在,所以物质作为客观实在存在于主观(感觉、意识)之外,它是主客二元对立的一元。于是,这就决定了它必是有形的存在,同时也是有限的存在。因为一切能被感官直接或间接感觉的事物都必定有形,只不过现代唯物论不规定它一定是什么“形”(结构)而已。

顺带指出,用“客观实在”这种极端泛化、极其不确定的概念来定义“物质”,会造成混乱,扭曲物质涵义。因为“客观实在”可以包括现象、过程、关系、整体和所有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等等,但这些不应属于“物质”概念。

这就表明,所有形式的唯物论,它们所说的物质不包括、也不可能包括“无形之气”。无形之气“细无内,大无外”,不存在二元对立,不存在任何形界。人正是在主客相融的精神状态中,通过心的感应发现并体察了“气”。唯物论强调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就必定远离“气”而与“气”无缘。

元气论与唯物论的另一个根本不同在于,唯物论认为精神是有形物质的“属性”,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元气论却认为精神是无形的实在,其直接的承担者是“气”。不管精神之气与人的有形之体是怎样的关系,元气论不认为精神是有形物质的“属性”,而主张有形之物的本原也是“气”,因此精神与有形之物在本体论上不存在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对立。而且,中医学还特别强调精神之气对形体和生命过程的主导作用。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用唯物论来解释和框定元气论,势必导出两个后果:一是根本不理解不承认无形之气的存在,一是否定视精神为“气”的元气论观点。而无形之气恰恰是中医学和所有中国传统学术立论的实在论基础,是中医学和所有中华传统学术特色的根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否定了无形之“气”,实质上也就否定了中医学和中华传统学术。所有将中医中药还原为某种物质成分或化学元素的作法,都与用唯物论框套元气论有关。

至于以“气”解“神”,正是中华学术对精神现象研究的重大贡献。事实上,将精神归结为物质的属性,就使精神活动的基本过程和大量心理现象根本无法得到说明,首先是不能说明和理解“思

维主体”——“我”,为什么能够在思维过程中成为极端“自由”“自主”的存在。

相对于人的认识而言,气的外在显示为“象”,即事物之自然整体的呈现,人可以通过“观象”来推知气的运动状态。无论是静心觉气,还是观象知气,都以主客合一为前提,认识客体不受认识主体的控制和破坏,所以气的状态与规律是事物自然整体的状态与规律。而唯物论和物质科学所说的物质,则是在剔除了各种不稳定关系和因素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实体,即所谓现象背后的存在和本质,显然是对自然整体的破坏。可见,唯物论的认识论就是还原论。

关于阴阳,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对立统一规律。笔者以为,二者尽管有某些同点,但至少存在三个根本区别:①阴阳说明的是自然整体的整体性质与自然整体的整体关系。对立统一规律要对事物进行分解,以求在事物内部找到起决定作用的对立面,从而说明事物的本质,实际是关系层面的还原论。②自然的整体表现为“象”,即现象。阴阳是对现象的划分,是现象层面的规律。《内经》说:“阴阳应象”^[3]。阴和阳是对“象”的概括,并表现为“象”的形式,而且能够融入很多不同具体事物的特殊性。对立统一规律所使用的概念是抽象概念,所使用的方法是抽象方法,主张到现象背后去寻找本质,所以它的应用必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破坏对象的自然整体性,会离开事物的现象层面,即自然整体的层面。③阴阳本质上是时间性规律,时间不可分割,故阴阳看重协和、统一,关注对整体的调节和延续。对立统一本质上是空间性规律,惟有分离和对立才能显示空间,故对立统一规律从根本上说,强调斗争、排斥,倾向对原统一体的否定和打破。

综上可以看出,阴阳与对立统一规律有本质不同,不能将阴阳看作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形式,如果把阴阳拉向对立统一规律,就会改变中医学的自然整体特质。

3 中医哲学是现象层面的系统哲学

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系统哲学传入我国。西方系统哲学以现代系统科学以及复杂性科学为基础,其实质是整体观,因而与中医哲学有许多共同点。中医学和现代系统科学都是把重点放在事物的整体关系上,而不是放在事物的实体构成上。它们都着力研究相关复杂系统的整体规律,把调整和优化事物的整体关系,改善和提高整体功能,防止事物整体运动的不利倾向作为主要任务。因

此,现代系统科学和西方系统哲学对中医学和中医哲学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但是,要看到,现代系统科学和西方系统哲学与中医学和中医哲学仍然存在着重大差别。前者的确已经把关注点从物质实体转向了整体关系,开始更多地关注时间,但是它们植根于物质实体科学,所采用的方法,从思维方式、逻辑概念,到具体的认识手段,都与还原论和物质实体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空间为本位的观念并没有根本改变,所以它们仍然采取主客对立的认识方式,主要利用抽象方法。这使它们的认识不打算、也不可能固守在事物自然状态下的现象层面,即本始的完全的整体层面。而中医学和中医哲学所要把握的恰恰是这一层面,所以它们立足于“象”,即不受人工控制和破坏的完全自然的整体呈现与过程。而所谓现代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和系统哲学所把握的整体则不属于完全自然的整体。

要认识事物完全的自然的整体,必须主要采取主客合一的认识方式,以意象思维统摄抽象思维。惟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事物之表里内外、事物与宇宙万物以及事物与认识主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全面联系。也只有做到了这些,才算是达到了事物完全的整体。为此,光靠观察分析、逻辑推理是不成的,还必须依靠意识之外的直觉体悟。

“气”是事物、尤其是生命现象整体联系的无形“使者”,是生命和一切事物运动的源泉。精神意识活动,作为宇宙中最高的自然整体功能和现象,它们的存在和进行,更离不开“气”。而与“气”的沟通和对“气”的把握,则惟有通过主客相融、静观默观的方式才有可能。这些历来是中医学和中医哲学不可些许打折的论题,尚不为现代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所理解。

因此,当我们发现现代系统理论与中医学有某些相近之处时,切不可忽略这些根本性的差异。中医学肯定要向前迈进,但无论怎样创新,其本位永远不可离“象”;反之,只要本位不离开“象”,什么先进方法都可以使用。因为中医学的使命是寻找生命现象层面的规律,而中医哲学是现象层面的系统哲学。

参考文献

- [1] 张介宾. 类经图翼(附:类经附翼)[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391-392.
- [2] 黎翔凤. 管子校注(中)[M]. 北京:中华书局,2004:931.
- [3] 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31.